

(定價價目)

日出一張
內每月大洋
六角半年
洋三元全
大洋五元
費在內日
鮮同歐
南洋加倍
先惠郵

芳芳會	日一點至二點二十分	夜十一點至十一點五十分
徐黛玉	日四點五十分至五點五十分	夜九點四十五分至十點零五分
開口笑	日五點十分至五點三十分	夜十點零五分至十點二十分
大面包	夜十點零五分至十點二十分	
沈易書	日五點三十分至五點五十分	夜十點三十分至十一點
鍾姑娘	日五點三十分至五點五十分	夜十點三十分至十一點
花月英	日五點三十分至五點五十分	夜十點三十分至十一點
狗戲生	日五點三十分至五點五十分	夜十點三十分至十一點
舞獅	日五點三十分至五點五十分	夜十點三十分至十一點
跳舞	日五點三十分至五點五十分	夜十點三十分至十一點
(二) 北部平池台		
天友園藝術	六點二十分至六點五十分	
陳鑫齋批鏡	六點五十分至七點十分	
李連才飛叉	七點十分至七點三十分	
章渡雲龍	七點三十分至八點	
中西影戲	八點至十點	
著名柔術	十點至十點四十五分	
西洋腳踏車	十點四十五分至十一點零五分	
全福班技藝	十一點零五分至十一點三十分	
十餘童技擊	十一點三十分至十二點四十分	
寧渡談火	夜十一時放	
(四) 第二劇場		
真劇	七點至六點	
跳舞	六點至六點四十分	
休息	六點四十分至七點	
中西影戲	夜十一點至一點	
(五) 新自由廳新劇場		
達社新劇	夜七點至八點十分	
開口笑	六點二十分至六點四十分	
大面包	六點四十分至七點	
煤憲臣		
(六) 二層新舞台		
四寶	日一點至一點四十分	夜七點至七點四十分
蘇州戲	日一點四十分至三點三十分	夜七點四十分至九點三十分
三寶	日三點三十分至四點三十分	夜九點三十分至十一點
友社	日四點三十分至七點	夜十點至十一點
王殺新	日七點至九點	夜七點四十分至九點

▲南部游藝地點及時表

1990

1990

▲門票小洋二角附送圓扇一把
▲柄內間有名貴書畫扇券

美要柔齒
女脚術波
跳踏焰扇
舞車擊火
涼券

西中各古
洋國種價
狗影歌廉
戲戲曲勝
地曲美物

月●
日●

戰長沙一駒各戲院但演的但是習以爲常覺得不甚新鮮所以唐生智葉蘭齋諸名角新近添了一駒新戰長沙以新耳目但諸位客們的心理覺得還是舊式的戰長沙來得好尤其是湖南的小百姓不喜歡看這駒新戰那末何苦唱這駒新戰呢

也。二。

也。二人成爲鼎足。余尤望其勉力爲之。

冷蝶移詩
詞文話

殿上着棋演來功夫最久做工亦極
能道地自是無懈可擊朱傳名張傳
芳分演紅娘工力悉敵當傳芳出場
時旁座或有人問余朱張二人孰勝
余謂各有妙處朱以柔媚張以活
潑勝一時周未易輕輕而旁座人則
謂傳芳之歌喉較優似亦不爲無見
殆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耶是日
惜傳玢未登臺否則可稱爲四美其
末至扮雲霞者面目呆滯殊無可取
阿不以傳華扮演似較完善也傳華
扮紅娘亦尚可觀特較之朱張二人
微覺不及無多演戲次定由吳朱張

鍾牧齋詩風風喻處玉室寒窗
指前生而作蓋學上文人官生
自來也武陵吳先生景英官福建
某園見一樓閣曰春南廬謂同行
曰此樓似余手植者樓中藏經籍
多先生任意說何部何處驗之
歷不窮遊畢遂歸無可奈何花落
似曾相識無勝%之句而去園主
子極聰慧讀書其樓不幸天折
死之時正先生誕生之日家人奇
事以先生爲再來人也重戀之同

頑仙

問題

題畫弓馬畫圖

不能爲盜不爲賊殺寒生涯何所得三百六十貿易場何者可能託衣負
書弓鏃亦無奈何我所稱畫弓馬亦有道足自蒙取不傷廉不爲害我
津官偉人競奔走一取鏃無不有或者暮夜伺去乞憐搖尾向人同
狗耶如畫弓鏃清高弓鏃能自彈毫盡人見畫無不愛弓畫直等錢則
吁嗟弓鏃與汝語畢出院中不少良朋與佳侶一幀畫鏃幾許開筆花飛
雨樂樂樂哉南面之王不掩收我亦此中豪乞伍收把狂言傾心畫不是
門來弄斧

望雲翁楊逸

偶 聯

譯海噓之說雖係預測亦非
盡屬謬言約略書之以誌陳
迹。

（完）

聯語
偶談

嗜昔之夕友人凌君見訪囑余爲其友文卿蕙孫綴嵌二聯余腹儉愧無

(六-1)

第七回 憐同病一雙乾姊妹

馮炳昌自從退入自己房裏之後，一會醫著耳聾，一會躺下身體，睡可憐，把那個臨睡鬼嚇得再也不敢光臨。一會弄弄鬼，弄到天明才得呼呼睡去。一覺醒來，又似錦過了甚麼好夢，意見立刻跑到房門外邊向隔房裏偷看了一眼，只見有個女子正照著鏡子梳頭，把一頭烏油油的青絲，直插到地上。馮炳昌正看得出神，不防背後來了一位老叢生，在馮炳昌肩膊上拍了一拍，馮炳昌回頭一看，是個老叢生，趕忙退入房裏。那老叢生也跟著進來，問馮炳昌道：「你一個人呆坐的要找誰？」馮炳昌道：「我想叫你研水哩。」老叢生道：「房裏不是裝著茶嗎？給不動手顫動，勸你這話，哄誰？」馮炳昌道：「便是我哄了你，那麼，你知道我跑出來幹什麼？」老叢生笑起來道：「我又不是你肚裏子，你這話，哄誰？」馮炳昌道：「我怎麼會知道？」馮炳昌道：「你既然不知道，就該編派我哄你。」那老叢生急起來道：「先生，你才昨天來的，說話就這麼不識人。」馮炳昌道：「昨天的奇了，依你說，昨天的就不該說話害苦我。」日子久了，說話以外，大概還可以有些特別權利，這話可對不對？那老叢生道：「先生，我們是女子，你說話別這麼不清楚。」馮炳昌細細看眼，道：「原來你是位女子，失敬，敬着叢生。」馮炳昌胡亂揚起手來，要打，道：「你們男子都不是好東西，瞎說，跑到房門外偷看人家，四肢倒伶俐，如在屋下裏嚼舌。」馮炳昌道：「我正要問你，房裏是怎個這樣的，害人的，是怎樣的病，治過他們不是？昨天才來的，你應該知道。」

(二)
覺●

前清光緒中，蘇杭一帶肆掠於摺扇一而印爲奧國一而印爲說明出售。講者因其不必情人，書此頗覺便利。於是此奧國摺扇一時盛行於江浙。其時執政不修藩籬，日攜輿入於以動搖，識諫之流遂每歸咎此奧國摺子。清社既屋，此輩乃不歸咎於清失德而仍歸咎於奧國扇子，可笑甚矣。

產婦忌風而於酷熱之時可用脫毛扇扇之，謂用雞毛扇扇來之風可產媳無傷。古老相傳之事，多有不可解說之處，而此事則亦不可解說者也。

上海藏扇之風，當以毛子堅爲最多。毛子堅之父好客，尤好西畫。凡書家畫家之至滬者，輒館之於家。子堅亦有父風，故毛氏兩世所藏之扇無慮數百柄也。聞其裱藏扇子之廚，制作絕精。長者大者小者各有排置，而一扇有一扇之位，置不可移易云。

兒立稱父生，係若於世故，曾遭海之人今見生如此沈溺於聲色，知其人之已深欲其退也。然父思有以矯正之，乃立易其殿廬之態，而顏謂生曰：兒知汝美之心乎？汝真抑假耶？生力白其真脫，非真而偽者，兒殊不願有陳諫阿父之前也。阿父果不信者，盍設法以試。

枇杷門首，前度劉郎。又到天台，上則彈衣白結，目下鬚黑，非如從前之輕裘緩帶。父趨赴於象櫺之門，首言入內欲見姪姑娘，姑娘旣不納時，聞姪聞之，中笙歌鼎沸，有人立於洋臺。

此。三



試情記
● 半痕

此章蛇影粥中對於翠樓獨加賞識
蓋伊人雙鬢水修眉黛蹙神情風
韻腰肢阿那因南國翹楚也生自識
伊人後日造翠樓園和酒樓効始
得味阮籍空等王孫泣路時艱
值前盟不覺生悔乃作阿含痛
返身入至時諸大夫憤立換華服
往詣翠樓大有客葉子教生亦入

妻天權

自夏歷六月初一日起至
月三十日止每日上午十
至十二時門診以二十號

期施診

午後照例求診者携此證
爲憑星期日及星期一上
午亭參大馬路西藏路新

抱不平卷四

詩曰

第二十二節

見汝園董事

彈壓

寄離子

廣慶遊民把城爭鳴金告急四鄰驚市廛
騷擾將滋事請示督不羈叛眾

當此之時鎮上人多衆難皆與賊勢騷張通即及無賴
之勇不逞之徒多所留難勒往不放他走迫父汝至
鐵將爲之解散思遣賊唐簡庭回家免致以後節
生枝時鎮篆唐臣林適有事件海門以某如夫人住
在外家幫辦唐書烈以爲事既如此不如子爲之先往
用沙諸爲彈壓再看光景蓋在滋聞之際衆情騷張雖
有二重保護不能開阻之勢汝上一爲忖度亦以
爲然如果真正辦公徒未有挾利力如復歸棧棧者即

新世
遊券
掉換